# 大家族之危机

        （１）

「笃笃笃。」三声敲门声响起，屋中正坐在真皮沙发上仔细阅读文件的羽翎集团董事长刘凯鑫却动也没动，只是在响声再次响起的时才说了声：「进来！」头却仍然也没抬一下。

「喀嚓。」门锁开动的声音响起，门开，一只黑得发亮的罗马最新款十五厘米高跟鞋印入眼中，随即是裹着超薄黑色丝袜的修长小腿和浑圆性感的大腿伸进半开的门缝。

只看这条腿，修长，圆润，光滑，笔直，堪称完美，就不禁让人期待进来的人究竟是个怎样的美女。可惜的是刘凯鑫仍然是沉迷在手中的文件上，对来人更是看也没看一眼。

门再开大了点，不过没有全开，正好够一个人走进来的时候，美腿的主人闪身而进，随即又将门关了起来。

进来的果然是个大美女。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梁，性感肥厚却光泽鲜嫩的嘴唇，再配上一头乌黑光亮微微卷曲的时尚长发和雪白润泽的鹅蛋脸，任哪个男人一看怕是魂也会被勾了去。

不过这并不是此女最吸引人的地方，比起相貌来说，她的身材反而更吸引人的眼球。八个字形容就是「前凸后翘，胸大臀圆」。是那种男人一看心就慌得想伸手摸，一摸就想死命蹂躏的丰满。

要命的是，此女如此丰满，穿着却显得过于单薄了点。除了脚上是十五厘米露着两个脚趾的鱼嘴高跟鞋和包裹着修长性感美腿的真丝丝袜外，上身就一件淡紫色的无袖透视衬衣，让人一眼就能看到里面黑色的半杯式雷丝胸罩。三十八Ｇ罩杯的巨大乳房将衬衣高高顶起，大半个乳房都露了出来，无论从正面大开的Ｖ字领口还是从左右空洞的袖口都不难看到她那半球形的丰满。

而下身只有一条黑色包臀裙，普通人看上去一定以为是改短的职业装，但内行人却很容易看出，这条短裙绝对是名牌，高弹，超薄，却不是那么透光，尽显它的柔滑。短裙很短，比起一般的超短裙还要短上几分，让人能轻易从后面裙摆的下沿看到臀部和大腿交接的地方，只要一摆动她那优美的大腿，臀部和大腿之间的折痕都能看见。

「咔嚓。」门锁再响，门关，却仍然没有让刘凯鑫有任何反应。也是，在这个羽翎集团独有大厦中，作为董事长的刘凯鑫是最大的，只要他不愿意，还没有谁是需要他放下手中的事起身迎接的。

不过进来这个年纪约二十五六的大美女杨思漩却是个例外，她不但是刘凯鑫的贴身秘书，而且还是刘凯鑫的大儿子，也就是羽翎集团总经理刘定坤的媳妇。

如此身份，杨思漩自然同公司别的人不一样，此时又没有其他人在场，她说话也就没那么客气。

「爸，您在看什么呢？那么认真，人家来了却看都不看一眼。」杨思宣娇嗔道。

「哦，是思漩啊！爸在看公司这半年的财务报告，你也知道，这东西不认真看不行，一点错误就是成百上千万的误差。有什么事吗？我这里马上就完了。」

刘凯鑫仍然没有抬头，忙着看报表，但听声音也知道是自己的儿媳妇。

杨思漩不愿意了，她今天穿成这样，过来本来就是让刘凯鑫看的，却怎知对方这么忙。

「爸，报表就那么好看？难道比儿媳妇还要好看？」杨思漩语气已经带有娇媚之色，她就不信引不起刘凯鑫的注意。

果然，刘凯鑫闻言后从报表中抬起头，看了杨思漩一眼后就移不动眼睛了，因为眼前的景色太吸引人了。

只见杨思漩看到刘凯鑫注意到自己，连忙挺胸沉腰提臀，将完美的身材绷成一个巨大的Ｓ形，而且不停移动着修长美腿，旋转着身体，进行全方位的展示的同时，还一手搔头，一手顺着脸轻轻抚摸而下，经过雪白的颈项，再到爆凸的稣胸，而后是翘臀美腿，尽显撩人风情。

「怎么样？爸，好看吗？」杨思漩见刘凯鑫两眼放光，心中暗喜，转过一圈后媚声问道。

「好……好看，好看。」刘凯鑫连连点头，他同杨思漩虽然是公媳关系，却早就有了肉体关系，算起时间来，怕也有十好几年了，可以说见过杨思漩所有的风情。就是在公司操穴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但却从来没有见过在公司穿得这么风骚的儿媳妇。

「你这骚货，今天怎么穿得这么骚，莫不是专门来勾引自家公公的吧？」刘凯鑫眼露色光，面色却有些不愉。他虽然也好色，但作为家族族长，一切以家族为大，所以在公司的时候要求也是相当严格的。虽然他也经常吃吃自己这个大儿媳的豆腐，性起时也按倒狠操一顿，但都是他主动的，作为族长和董事长，这点特权还是有的。

但杨思漩作为她的儿媳妇和秘书，却没有这个权利。在家随便怎么穿都可以的，但在公司她必须严格按照公司着装的要求来穿着，这是刘凯鑫定下的规矩。其目的有二，一是作为Ｓ市最大集团公司之一，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一视同仁才是公司健康快速发展的根本。其二当然也是避人耳目，如果她穿得太风骚进出自己办公室，难免会有风言风语。

如果本没什么的话还好，关键是他们公媳确实是长期通奸，所以更要注意影响了。

「早知道我就不过来了，我就跟定坤说你要骂人，他还不信，非要让我过来让你看看。好没捞到，坏处却不少。」杨思漩嘟着嘴，满脸娇媚道：「爸既然不喜欢，我就先走了，今后也不穿成这样了。」说完就要转身离去。

「诶，等等，思漩，爸不是这个意思，爸的意思是在外面要注意点，你又不是不知道咱们家的事，万一让外人知道了，我们家就全毁了。」刘凯鑫连忙快走几步，从办公桌后走出来，伸手拉住儿媳的手，顺手一带，就将这个大美人抱了个满怀。

杨思漩同刘凯鑫是性爱老对手了，她早从刘凯鑫的眼中看出老头已经性起，肯定不会轻易放自己走的，所以故意欲擒故纵，果然，刘凯鑫立刻就老老实实就范了。

「哼，又来这一招，你个小淫妇。」刘凯鑫也识得她这一招，感觉自己又上当了，不满地在儿媳妇高耸的右峰上恨恨捏了一把后说道：「说，是谁叫你穿成这样，还来勾引自己的公公的？是不是定坤那小子？」

「啊呦！爸，你弄痛人家了。」杨思漩夸张地惊叫一声，随即娇媚地横了刘凯鑫一眼，扬扬头说道：「不告诉你。」

「哼，不告诉我我就不知道了，肯定是定坤那小子，他倒满会孝顺他老子我的，叫自己媳妇穿这么性感来孝敬我，说，是不是？」说着话，刘凯鑫的左手也攀上杨思漩另一侧的奶子，双手同时使劲揉捏着，那架势好象要将这两个半球碾碎一般。而与此同时，他的嘴也没有闲着，在杨思漩的耳朵，粉颈后香肩上来回不停的亲吻。

莫看刘凯鑫五十来岁的人了，身体却又高大又强壮。就这么摸了儿媳两把，他出气就变得又粗又热起来。而且胯下之物也慢慢抬头，堪堪顶在杨思漩丰满的翘臀之上。

杨思漩看上去二十五六岁，那是因为家中有钱，不需要做重活，加上昂贵的保养品长期保养得当的结果。实际上她已经三十有五，正是狼虎年龄。此时在公公又是揉胸，又是亲吻下，早已经情动，感觉到公公的阴茎正在勃起，随即反手抓住，也开始轻一下重一下地揉捏起来。

「爸，不要弄了，儿媳妇都出水了。」杨思漩嘴上说着不要，手上可动得更快了。

「骚货，我要是真的停了，恐怕公媳通奸就变成儿媳妇强 奸公公了。你说是不是？」刘凯鑫感觉到儿媳的乳头已经充血坚挺，于是捉狭地用手指重重的捏了一下右乳头。

「啊」的一声尖叫，杨思漩好象是真的被捏痛了，在刘凯鑫的怀中猛然挣扎了下。由于两人都是站着的，杨思漩又穿着十五厘米的高跟鞋，一个趔趄下，险些没有摔倒，幸好刘凯鑫身材高大，双手同时用力，就这么握着儿媳的两个巨大乳房，将她硬生生拉了起来。

「乖儿媳，对不起，真的弄痛了？以前你不是喜欢爸恨恨地弄你吗？」刘凯鑫爱怜地吻了吻儿媳的颈项，疼惜地问道。

「不是啦，爸，是刚才你将我奶水捏出来了，把我新买的胸罩弄脏了，这是人家今天刚买的。」

「哎，不就一个胸罩吗？改天爸给你买十打，一天换三个，就是你天天漏奶都不怕。」刘凯鑫哈哈一笑，手又动了起来，但随即又停住了，问道：「你怎么还没停奶啊？生下妍儿快两年了吧，这样可不好，你要早点停奶，这样对乳房有好处，我可不想你这么好的一对巨乳变成焉瘪的气球，家里那么多奶妈，你还怕妍儿饿着吗？」

「老色鬼，你还好意思说，我倒是想停，可我停得下来吗？妍儿倒是早就没吃了，可你们这样揉来抓去的，弄得流出来的比妍儿吃的还多得多，哪里停得下来。」

杨思漩一听这话就来气，猛然转身摆脱公公的双手，面对着他解开衬衣，伸手掏出两个沉甸甸的巨大乳房，轻轻擦拭上面的乳汁。

不得不说，杨思漩这对乳房可谓极品，大，白，嫩，不要看她生了有好几胎了，乳房却并不松弛下垂，乳头也近肉色，不是很黑，看得刘凯鑫是口涎长流。

「好儿媳，辛苦你了，为了我们刘家，你可没少生。」刘凯鑫诚恳地说道。

杨思漩本来是有点担心自己的乳房和身材会因此变形，因而有点小气，见公公如此诚恳夸奖，心中自然也就放开了，可她刚想说句客气的话，却又听公公说道：「流掉怪可惜的，让公公我帮你吃了吧。」

「扑哧。」杨思漩见公公那既色又涎的样子，突然笑出声来道：「刚正经了没半分钟，就又露出你色狼本相了。你让你孙女早点断奶，自己却抢着来吃，有你这么当爷爷的吗？」

「乖儿媳，我可不是见这流了可惜了吗？反正流了也白流，不如让爸吃了，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刘凯鑫见儿媳媚眼含春，并不反对，于是双手捧住她的右乳，低头恨狠地叼了杨思漩右乳头一口，然后咂吧了下嘴道：「真香，我女儿可真福气啊，有这么香甜的母乳喝。」

「去。」杨思漩伸出手指点了点公公的额头纠正道：「是孙女，什么女儿女儿的？」

「定怡不是鉴定过了吗，说是我们俩生的怎么我不能叫女儿？」刘凯鑫有些不满道。

定怡是刘凯鑫的三女儿刘定怡，是个医学博士，主修的是基因与遗传学，学成后就到了羽翎集团下属的医院任职，因为本就是是自家的企业，她学历又高，所以没几年就成了这家医院的院长。

两人口中的妍儿名叫刘妍，通过验证，正是公媳两人乱伦所生，所以两人是刘妍实际上的真实父母。

「你不是说在妍儿来初潮前和在外面都要管我和定坤叫父母吗？那样你不就是爷爷了吗？所以你只能叫孙女，这可是你定的规矩。呵呵！」杨思漩平常在公司可没少被这个公公董事长管教，此时正好拿他的规矩揶揄下公公。

「这不是没外人吗？叫一声女儿也没关系的。」刘凯鑫作为家长，可不会轻易承认错误，他对自己的威信还是满注意的。

杨思漩和刘凯鑫既有工作上的关系，又有家庭和肉体上的关系，说起对自己公公的了解，刘家人都没几个比得上她，所以她自然知道不能太过于逼迫自己公公承认错误，于是娇媚地横了公公一眼道：「你是大家长，你说了算。不过不管是女儿还是孙女，都是你们刘家的种，我们也不要争来争去多费唇舌。只是你看看儿媳现在这样，还怎么走得出去。」

说着她晃了晃胸前巨大的乳房，只见两个大乳房晃荡了两下，荡起了一片乳浪，随即就停了下来，显示出它的坚挺。但奇怪的事却发生了，乳房虽然停止了晃荡，两个拇指大小的乳头却慢慢变白，眨眼间汇成两滴乳汁，「啪啪」两声，几乎同时掉在木地板上，溅成无数细微的水泽。但是不多时，两乳头又集够了一滴，啪，又滴在了地板上。

「怎么这么多？」刘凯鑫也没少操过生产后的大乳女人，也见过有这么喷奶的，但杨思漩毕竟已经生产后快两年了，还有这么多奶就有点奇怪了。

杨思漩知道公公的意思，瞪了公公一眼道：「还不是你们刘家的人，整天想着老娘的乳房，这个也来摸，那个也来揉，就连定怡也打着研究的幌子成天整日地抓弄，自从生产后就没空闲过，所以现在你儿媳的奶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种越来越多的趋势。爸，你说你该怎么赔我？」

「呵呵，既然定怡都看过了，我想应该没有大碍。难得你有如此好乳，不要浪费了，让爸吸两口。」刘凯鑫避重就轻地说道，说完也不等杨思漩开口，就先斩后奏地左一口右一口地狂吸起来。

「好爸，轻点，奶头都快被你啃掉了，小心定坤跟你没完。」杨思漩被公公一阵乱啃，刚才还没退下去的情欲又腾地一下升了起来。但两人乱伦通奸多年互相都知道对方喜欢在操逼时说淫话，于是她就扯开了话题。

「啃掉是不可能的，你舍得，爸还舍不得呢？」抽着交换乳头的空闲，刘凯鑫一边咽着人奶一边含糊地回答：「何况就算啃掉了他又能把他老子我怎么样？大不了让他去啃他妈的奶头去。」

「爸，你真没良心，枉了定坤还叫我来孝顺你一下，你却连他媳妇的奶头都啃掉了，还骂他。」杨思漩知道公公这样说话是为了提高两人性趣，但就势为自己老公争取点福利还是必要的。

「果然不出我所料，是定坤叫你来的，骚货，告诉爸，是不是有什么事求爸啊？」刘凯鑫不愧为一家之长，做事精明细致，这么久了还记得开始时的问话。

「不是的，哪有什么事呢，今天我不是才出差回来吗？路过公司就进来看下老公，哪知道老公见我穿成这样，就……就……」

「就让你来我这里了？」刘凯鑫吸够了奶子，见奶水还是喷个不停，干脆放弃了想要吸干儿媳双乳的想法，转而亲吻起儿媳性感的红唇。

「恩……恩……爸，你好会吻啊！儿媳下面又流水了。」杨思漩一边回应公公的热吻；一边伸手握住公公的阴茎，用力揉捏；一边继续说道：「定坤就……就把儿媳……恩……啊！按在办公……桌上……恩哼……操了。」

「就这样？那你是被我儿子操了后才来我这里的？」刘凯鑫听闻儿媳是被操了才过来的，不但没有因为吃自己儿子的二锅汤而感到恼怒，反而双眼放光，脸色发红，一副兴奋异常的表情。嘴巴再次狠狠地压上儿媳的双唇，并且双手一上一下，猛揉儿媳的丰臀和巨乳，弄得两人胸腹潮湿，奶香四溢。

好象这样还不过瘾，刘凯鑫又将舌头撬开儿媳的牙齿伸进去扫荡着，边含糊地说道：「含住，就象吮爸爸的鸡巴一样……用力吮。」

杨思漩知道公公就好这一口所以投其所好地回答道：「恩……他，他还……还将精液射……射进去了。」

「吱吱。」是杨思漩吮吸公公舌头发出的声音。

「爸一会也给……给你射进去，唔……让你再给爸生一个。」刘凯鑫一听更加来劲了，阴茎也陡然翘高了不少，已经完全达到进入的标准。

杨思漩也是欲火狂烧，阴道的水比奶水还多，已经开始顺着丝袜流下，于是急不可耐地推开公公走到办公桌前，扑在了桌上，将两个巨大的乳房压得奶汁狂射，却毫不理会地捞起短裙。

只见超短的黑裙下什么也没穿，一个丰满高凸阴唇略有外翻，却仍然严实合缝，除了在穴口处有点微黑外，其他地方仍然是那么红艳。特别是她的阴蒂，冲血之下，有一节小指大小，既红且艳，高凸于整个阴唇前端。

杨思漩并非白虎，阴部却没有丝毫毛发，显然是用高级脱毛剂处理过的。不过此时这个并不是重点，已经性趣昂然的她摆好姿势，转头对公公喊道：「那就快来操儿媳妇，这两天儿媳妇正好在排卵期，刚才定坤已经射进去了许多，你要是操晚了，怕又被你儿子占了先了。」

看着性感淫荡的儿媳妇爬在自己办公桌上，十五厘米的高跟鞋和细腻黑色真丝袜将她原本修长的双腿显得更加诱人，而高高翘起丰满的肥臀上，仿佛靶心一样的肥厚阴唇也慢慢张开。

刘凯鑫再也忍耐不住，以比他当年当兵时脱衣服还快得多的速度将裤子拔了个精光，三步并做两步，来到儿媳身后，伸手抬起儿媳妇的右腿放在桌上，然后将涨得青筋爆露阴茎狠狠往略黑的靶心一送。

「扑哧。」只见那粗超过三厘米，长有十七厘米的阴茎一杆到底，溅出浪水三两滴，引得两人同时闷哼一声，随后又双双长吐一口浊气，仿佛完成了一件惊险刺激的排爆任务一样。随后公媳俩就保持着这样的姿势，足有半分钟，刘凯鑫才开始徐徐抽送起来。

「啊！爸，好烫啊，用力……用力操儿媳的肥穴，操出……水了！」杨思漩同丈夫才操过穴，而且还射了进去，此时情动之下被公公一操，淫水混着精液马上就流了出来。

「骚货，果然没错，里面有不少我儿子的精液呢，不过……老子这下要将它们全部……全部挤出来。」刘凯鑫一边疯狂挺动腰臀死命抽插，一边说着淫话，但毕竟年纪大了，强烈运动下说话都有些喘了。

狠命的几十抽后，两人突发的激情暂时得到了满足，杨思漩见公公有点喘，就说道：「爸，累了吧？我们到沙发上去吧！」

「怎么，嫌爸老了？爸只是见你骚得快，燃起火来，狠抽你几下，给你降降火。」

刘凯鑫最不服老，见儿媳这样说，有些不满地狠狠顶了她几下，这才细抽慢磨起来。

杨思漩知道公公的脾气，于是不再多说，只是哼哼唧唧窨淫叫助兴。

由于杨思漩整个身体都压在办公桌上，刘凯鑫抓不到她巨大的乳房，于是就一边操穴一边玩着儿媳丰满浑圆的屁股，又撮又揉，时不时地还用手指抠抠她的肛门，却过门而不入，反而将杨思漩刺激得一颤一颤得，引得她的阴道也剧烈地收放着，夹得刘凯鑫的阴茎要多舒服有多舒服。

两人乱伦多年，可谓互知深浅长短，加上经验丰富，都知道细磨慢熬才最尽兴，于是就保持着这样的姿势操了起来。

五六分钟后，杨思漩已经是淫水长流，乳白色的淫水顺着浑圆大腿浸湿了黑色丝袜，一路流下，开出一道手指宽的水路转眼间没入高跟鞋之中。许是站得累了，还是淫水浸透到高跟鞋中，杨思漩站不住了，高声叫道：「爸，我……我不行了，站……站不稳了，我们到……到沙发上去操吧。」

「恩，爸也操累了，到沙发上去，你坐爸腿上操。」刘凯鑫也累了，于是不再坚持，猛然抽出阴茎，带出几滴淫液后伸手「啪」地一声在儿媳肥臀上就是一巴掌，说道：「骚货，真经操啊！」

「恩哼！」杨思漩娇哼一声道：「老色鬼，我要不经操还不早就被你家男人日死了，你今天可就没操的了。」

两人说着话，转战到双人沙发上。公公坐在沙发上，身体微斜，却将一个大鸡巴高高挺起。儿媳将短裙，长腿分开跨坐上去，不偏不斜，正好将骚逼对准高高挺起，马眼怒睁的龟头，身子一沉，就将粗大的鸡巴吞没，其动作之流畅，没有多年的配合是很难完成的。

「恩……啊！爸，真舒服死骚妇了，爸，我爱……爱死你了！」杨思漩得了自由，体力也正充沛，所以上马就高速地耸动起她那丰满的屁股，将公公粗大的阴茎不停吞进吐出，时不时地还左右摇晃两下，又或者抱着公公头深深亲吻一时快乐得浑天黑地。

刘凯鑫此时处于被动，但他也没闲着，一会儿不时地抱着儿媳的肥臀一阵猛摇，帮助她加速套动的速度，一会儿又捧起眼前高抛低落的巨大乳房，左一口右一口地吮吸乳头，玩得不亦乐乎，兴起时还狠狠地抽打几下肥硕乳房，将乳房打得微微红肿起来，更溅得满脸乳汁流淌。

杨思漩却不在意，只是恩恩啊啊地叫，她正是狼虎年龄，加上身体的成熟和丰满，对性的要求特别大，需要的刺激自然要强烈些，所以她多公公的粗暴不但不反感，反而觉得更加舒服。

而刘凯鑫由于年纪较大的原因，体力总是差了点，面对狼虎一样的儿媳，他也深觉有种无力感。但好强的性格使他并不轻易认输，所以每次操逼总是用尽手段，将对手弄得哇哇叫，这样他也能获得更多快感。

两人知根知底，配合起来自然也就默契，一时间满屋子里淫声荡语，鸡巴进出的扑哧声，臀股相击啪啪声，掌击巨乳的劈啪声如同伴奏的音乐，悠扬地为公媳二人的浪叫合音。

更有炙热体温下散发出来的汗水气味和淫水精液特有的腥味在屋子中弥漫开来，刺激着两人的性趣，令两人更加疯狂。转眼间，两人就将达到高潮。

「爸，使劲……儿媳……快……快……到了，您来……来了吗？」杨思漩已经感觉到高潮的来临，但是她今天是特意来犒劳公公的，自然不会自顾自先丢了了事，所以她一直控制着，希望等到公公一起。

「骚儿媳啊！爸也快到了，来，我们换一下，让爸最后给你来个狠的。」刘凯鑫知道女人高潮的时候非常无力，而且他也休息得够多时间，体力得到大大恢复，加上高潮将临，急需发泄，所以两人立刻攻守互易，变成儿媳在下，将阴部高高挺起，准备接受公公的狂风暴雨。

刘凯鑫转身站在儿媳胯间，伸手将儿媳的丝袜美腿抗在双肩上，整个身体就压向儿媳的身体，直到将她两条美腿压得贴住她的巨乳，才亲了她一口道：「骚货，把爸的鸡巴插进你的逼里，爸要给你下种了。」

杨思漩娇哼一声，伸手摸住自己公公的粗大阴茎，把它带到抵住阴道口后淫吼道：「老东西，日进来，狠狠的日你的儿媳，把我当成你的女儿日了吧，把我肚子搞大，再生个乱伦的种出来。」

「吼！」刘凯鑫狂叫一声，腰板一沉，啪，撞得儿媳胯部猛然下沉，而粗大的鸡巴自然也深深日进了她的逼里。随即他又猛地一抽，这一抽正好将龟头露出阴道一半，然后再次狠狠地日了进去。

这就显出刘凯鑫的操逼经验来了，要知道沙发是有弹性的，抽出阴茎的时候杨思漩的身体会回升，抽出去少了达不到狠插的目的，而抽多了又很容易将阴茎整个抽出，难以达到持续猛抽狠插的目的。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作为老淫民的刘凯鑫，又怎会犯如此错误，所以此时就出现了如此激动人心的一幕。

刘凯鑫一棒子狠狠日下去，同时将杨思漩的胯压得猛然沉下，咋一看似乎是被他的鸡巴插得塌陷了一般。随后高高拔出，杨思漩的胯又猛然升起，如同被阴茎提起来一般。高频率地抽插下，两人身体就象连在一起的永动球体，撞开，合拢，又撞开，再合拢，仿佛再也不会停止。

「哦……哦，哦……爸爸……亲爸爸啊！操死女儿了！」杨思漩知道两人都快高潮来临，继续刺激公公的情欲。

两人毕竟是人体，并不是真的永动机，在快速抽插下，刘凯鑫的体力剧烈地消耗着，很快就汗流直下，气喘如牛。但好在两人追求的并不是永远这样抽插下去，而是为了人生最美妙的颤动。

这一刻，在刘凯鑫数十下抽插中很快就来临了，随着他猛喝几声，爆涨欲裂的阴茎终于如同洪水决堤一般，一收一放，一涨一缩，一股股炙热滚烫的精液激射而出，每一股都击打在身下儿媳微微张开的子宫口，烫得杨思漩也「啊啊」乱叫，随即如同发出死亡前的最后反击一般，一股温热的滑液激喷而出，狠狠撞向自己公公的龟头。这一刻，杨思漩也达到了高潮。

「哦。」刘凯鑫已经射过三发，再也没有反击之力，被这股热流一击，舒服得差点被过气去，身体一软，就扑倒在儿媳妇的身体上。虽然浑身无力，但性事丰富的刘凯鑫仍然一边喘息，一边揉捏着儿媳的一个乳头，让儿媳慢慢享受高潮后的余韵。

「叮呤呤！」一道清脆的电话铃声将正在享受欢爱余韵的乱伦公媳惊醒。

「爸，起来了，有电话。」杨思漩轻轻推了下还爬在自己身体上的公公，提醒他来了电话。

「恩。」刘凯鑫却哼了一声就没有了动静，显然刚才的运动让他体力消耗巨大，现在还没有恢复。

「呤呤……」电话声音持续响起，显得非常急促。杨思漩是刘凯鑫的秘书，自然知道一般人的电话是直接打到秘书处的，能直接打到她公公这里来的电话应该是有重要事。如果不是公司内部电话，那么对方的来头也必定不小，不可轻易得罪。

所以见叫不醒自己公公，杨思漩侧了侧身子，慢慢将自己的身体从公公的身下移出来，只听扑哧一声轻响，却是公公疲软的阴茎从自己阴道中掉了出来，随即一股乳白色的淫水混合着老公和公公的精液就滑门而出，样甚为淫糜。

但此时杨思漩可没有心思想那么多，既不管顺流而下的淫液将丝袜浸湿，也不管裙子都没拉下，就这样三步并作两步，露着大屁股伸手拿起了电话。

「喂，刘董办公室，请问您找谁？」接起电话，杨思漩虽然还光着屁股，坦着巨乳，声音却变得轻柔端庄了，完全是一个标准的专业秘书的语气。

「思漩啊！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你公公呢？让他接电话，我有重要事情和他商量。」电话里男人的声音有些严肃，杨思漩一听就听出正是Ｓ市的第一副市长，常务副市长钱文山。

钱文山五十 六岁，同杨思漩的公公刘凯鑫是一同当过兵抗过枪的战友，两人除了工作性质不同外，兴趣爱好非常相近，所以几十年来，关系亲密，如同一家人。

正因为关系亲密，杨思漩才感觉到事情不简单。因为如果换在平时，钱文山一定会口花花，调戏杨思漩两句，但今天却什么也没多说，就直接找自己公公，显然是有很重要的事要说。她连忙唤醒还有些昏沉的刘凯鑫道：「爸，是钱叔叔打来的，好象有急事。」

「哦！」此时刘凯鑫已经睁开了眼睛，见儿媳面色严肃，心中一惊，腰一挺就坐了起来，立刻就恢复了羽翎集团第一人的精气神。伸手接过电话捂住话筒对杨思漩说道：「你去给我冲杯热茶，不要让任何人打搅我。」

杨思漩点了下头转身就走，一边整理身上凌乱的衣服，到得门口，她已经变成一个端庄精干的秘书模样，打开门闪身出去，随手带上房门，她知道刘凯鑫做事缜密，不该让人知道的，即使是自己的老婆儿女都不会告诉，自己这个儿媳就更莫说了，即便刚才他们还相互在对方身体上纵横驰骋，亲密得没有丝毫缝隙。

见儿媳知趣地离开，刘凯鑫才开口问候道：「老弟啊，什么事这么急，让你亲自打电话过来了。」两人关系亲密，平常说话插科打混，很是放得开，但既然有重要的事，自然不能扯些没用的，这不但是一个态度，也是给对方一个信心，让对方相信自己会谨慎对待。

但即使这样，钱文山公事化的语气和话里的内容还是让刘凯鑫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

「刘董啊！是我，文山，是这样，按照市委的决定，最近我的工作重心有所变动，针对你们集团公司在新开发区的具体工作，会有新的同志来接替我处理，现在我特地跟你说一声，免得对贵公司造成影响和损失。」

「哦，谢谢副市长的关心，真是劳您关心了，您老操持这么大个市，却还时时关心我们这样一个小公司的鸡毛蒜皮的事，刘某在此多谢了。」事情显然非常严重，不然钱文山不会用这种语气同自己说话，所以刘凯鑫也十分谨慎。

「呵呵，刘董说笑了，人民的公仆嘛，就是要管人民的事，而且我老了，怕是想管，今后也管不了了，好了就这样吧，我还很忙，就不多说了。」钱文山两句话一说就挂了，显得急匆匆地不愿意多谈。

「嘟——嘟——嘟！」对方电话挂了很长时间，刘凯鑫却还没挂掉话筒。虽然钱文山在电话里什么都没说，但出于多年来两人的默契，刘凯鑫还是从他的话语中听出来事情非常严重，严重到他甚至不敢提出这件事。

究竟是什么事呢？显然这是不得知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钱文山遇到了天大的麻烦，作为一个近千万人口大市的常务副市长，还有什么人能给他制造连他都不敢说出口的麻烦？

答案很明确，麻烦来自上头。而且这个麻烦足以彻底摧毁钱文山，因为他的话语中明确表达出，他很快将失去手中的权利。

停止工作？还是双规了？是已经停止工作了，还是将要？钱文山话语中显示出来他的事不能说，但他又急忙忙地给自己打一个电话，用的是一个还过得去的理由，这说明了什么？

刘凯鑫深深地思考着，很快他就得出了两点：第一，钱已经不自由了，至少在说话上已经受到可能的限制，比如电话有可能被监听。第二，情况还没有到最坏，不然钱不会给自己打电话的，打电话的目的是让自己想办法，寻求事情的转机。

「思漩，你进来下。」想明白得到的信息，刘凯鑫略一沉思，就抓到了当前工作的重点，当前最重要的是把事情搞清楚，至少搞个大概出来。

杨思漩今天本不当班，但既然有重大的事，她也不好就这样立刻，所以出去冲好茶后就在秘书处同同事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聊。果然刘凯鑫没多久就用通话器叫唤自己。

「爸，您叫我有什么事？」两人公私分得很明，刚才还亲爸爸浪女儿乱叫的杨思漩现在变动非常恭顺。

「恩，你马上通知家里人今天晚上七点回家开会，另外还有这几个人，顺便打听下他们近两天有没有空，我要请客，注意保密。」说着刘凯鑫递给她一张小纸条，上面全是Ｓ市几个有头有脸的人物。

「也要通知二弟吗？」杨思漩又问道。

刘凯鑫盯着她的眼睛，直愣愣地想了半天才狠下决心地说道：「把他也叫来吧，这次事情比较大，说不定就是我们家族的一个坎，能不能过去就全靠我们自己了，所以要用上每一分力量。」

杨思漩没想到情况这么严重，她郑重地点了下头道：「明白了，爸，没什么事我先去做事了，您自己也不要太……累着。」

「去吧，你放心，爸虽然年纪大了点，但是精力还很充足，不会那么容易倒下的。」

说完见儿媳还是面色凝重，于是玩笑道：「这一点你刚才不是亲身体会到了吗？哈哈！」

「老爬灰的，说着正事又扯到那里去了，白白浪费我的一片苦心，再不理你了。」

说完，杨思漩娇媚地横了公公一眼，故意扭着她那迷死人不偿命的腰臀，一摇一晃地走出门去。她知道，公公是故作轻松，好让自己开心，因而也非常配合地放松气氛。

（２）

就在刘凯鑫全面出击，四处打探消息的同时，在Ｓ市公安局局长张延的办公室中，也正上演着一幕公媳乱伦的好戏。而主角正是局长张延和他大儿媳妇，钱文山的女儿，排行老二的钱晓萌。

张延今年五十 四岁，虽然只比钱文山小了两岁，但却是钱文山的老部下了。当年从警校毕业就跟着时为刑警队长的钱文山，后来随着钱文山的步步高升，他也在其提拔下先后任组长，队长，副局，直到钱文山成为副市长，他也熬成了正局，可以说他的每一步脚印都离不开钱文山的帮助。

张延这人还是很记恩情的，虽然两人年纪相差不大，但见着钱文山每次都以老领导称呼，逢年过节都有一份孝敬。后来走动得多了，晚辈之间也熟悉起来，结果张延的儿子就看上了比他年纪还大两岁的钱家二女儿钱晓萌，双方家长也乐观其成，最后上下级变成了亲家，关系也就更亲密了，在Ｓ市，有点官场常识的都知道，两家人就如同一家。

但是此时，局长宽大的办公桌前，张延正半坐半躺地仰着身子坐在真皮旋转椅上，没有戴帽子，上身却穿戴整齐，警用的衬衣领带，一丝不苟。如果从正门进来，即使站在办公桌前，你也不会看出有什么不妥，但是如果你转到正面，你就会惊讶地发现，上身衣冠楚楚的局长大人，下身却是光溜溜地不着半缕丝线，一个身着警服的女警察正非常卖力地舔吸着局长大人的粗大阴茎。

如果仔细看，你会大吃一惊，因为这个女警察并不是别人，而是有Ｓ市警界第一美女之称，社会治安科科长，钱副市长的二女儿，张局长的儿媳妇钱晓萌。

儿媳妇帮公公口交，如此令人血脉喷张的画面，光是想想就令人面红耳赤，但此时公媳二人却各司其职，专心致志，好象办公事一样，既谈不上激动，也谈不上火热，只是显得有点忙碌而已。

儿媳妇忙着舔吸，阴茎，阴囊，马眼和巨大龟头的沟棱，无不细系品尝，仿佛眼前的鸡巴是绝世美味，不品出个花样来就是暴殄天物。同时钱晓萌的双手也没有闲着，右手上下抚摩着公公多毛的左腿，左手轻捏慢揉，握着公公的一对卵蛋把玩，时不时还轻轻扫一下他的屁眼，刺激得张延一楞一楞的。

「爸，舒服吧，舔鸡巴我可是最拿手的。」钱晓萌抽空说了句话，又连忙一口将公公的阴茎深深含入，来了个深喉。张延的年纪比钱文山还小两岁，但在性能力上却要差得多。钱晓蒙已经为他口交了近半个小时，阴茎的皮都快舔退了一层，才将公公的鸡巴吹得挺拔起来，她可不想半途而废，所以说了句话又连忙来个深喉，继续加强对公公阴茎的刺激。

「恩，不错，晓萌真是好样的，没少为张兵含吧？」张延一手轻抚着儿媳的脸颊，光滑的肌肤象缎子一样柔软，手感十分不错；一边侧着身子将手伸向儿媳已经敞口的胸口，使劲地揉捏着她胸前一对巨大的乳房，弄得两个乳房都有不少红痕……

「恩，舔倒是经常舔，不过他可没爸这么经得住，有这么会工夫，怕都射了三次了，哎哟……爸，轻点，都捏痛我的奶子了。」张延越捏越重，钱晓萌终于叫出声来。

「对不起啊！你也知道爸的身体不行了，也不知道为什么，越是不行却越想来，所以看着你这一身骚肉就想狠狠地弄，这样才有快感，我这也是想早点射出来，看你这样也满辛苦的。」

「爸，不辛苦的，儿媳喜欢这个。」说着话，钱晓萌还拿起阴茎在脸上亲热地擦了擦，一副迷醉的样子。

「要不算了吧，都快下班了，我们改天找个地方好好玩玩。」又玩了一会，张延见自己本是乌黑色，现在都有些发红了却还没有坚硬到让人看见射精希望的阴茎，有些沮丧地想要放弃。

「爸，兴许是最近太累了，休息下就好。不射也没关系的，只要你舒服，儿媳就是高兴的，我再帮你含含，反正马上就要下班了，到下班时再说吧！」钱晓萌十分体贴地说道。

「你爸知道我们两人的事吗？」张延也不反对，虽然不能射，但儿媳的口交技术确实不错，弄得他很舒服，但男人不能射总是令人不愉的，所以转移话题问道。

钱晓萌正想怎样让公公射呢，突然听闻这话，条件反射地说道：「怎……怎么可能让他知道，他知道了还不打死我。」感觉到自己有些过于紧张，她又半开玩笑地说：「爸，您不会是感觉操老领导的女儿很刺激，故意提起我爸的吧？」

「哪里，我就这么随口一问。」张延掩饰得很好，但却忘了自己的阴茎还在儿媳妇的手口之中，那种突然涨大的充血感，又怎能瞒过钱晓萌这个三十 六岁且身经百战的熟妇。但是为了照顾公公的情绪，也为了缓解自己刚才的紧张，她却没有点破。

张延当了大半辈子的警察，察言观色，推理分析几乎成为本能。钱晓萌的反应立刻让他知道了自己已经暴露了内心的想法，不过他也没有说破，知道就知道了，又有什么大不了的，两人现在都这种关系了，还怕那个。

想想老领导要是看见自己这个忠心耿耿地老部下这样操弄着自己女儿的嘴巴会出现的表情，在想想要是他看见自己同他女儿在床上，客厅地板上，厨房的橱柜上疯狂操逼的情景，张延的鸡巴不觉又大了几分。感觉到鸡巴的活力，张延大喜，不由得眯起眼睛意淫起来。

突然，儿媳刚才听到自己提到她父亲时的过激表情印入他脑中，难道……儿媳和她父亲，自己的老领导也有这种不伦关系？想到这里，张延突然感觉身体陡然间变热起来，鸡巴更是热力大发，瞬间变得又粗又长，一副杀气腾腾的凶样。

钱晓萌立刻感知到了公公的变化，惊喜之下，一边加快了吮吸的速度，一边抬眼观看，见公公眯着眼睛一副享受的样子，经验丰富的她顿时明白老家伙是在意淫。

他在想什么呢？几乎的转眼之间，同样有丰富办案经验的钱晓萌就猜到了八九不离十，老家伙是在想自己的父亲看到这个场景的表情，还是根本就是自己和父亲在床上的情景……

「咚咚咚。」就在两人都想着脸热心跳的事，将要攀上快乐的颠峰之时，一阵急促的敲门身让两人同时跌落下来。

「进来！」张延语气不善，他非常生气，今天弄了半天，好不容易看见高潮的希望，却被打断，换了任何人都难免生气。

进来的是一个年轻的女警察，二十岁左右，相貌秀丽清纯，虽然比不上儿媳妇，但也算是难得的美女。

「什么事？」张延见是个美女，语气好了许多，就着说话的时候，身体略抬了一下，坐直了身体，就势将椅子前移，用身体当住了胯下的儿媳。办公桌前是挡死了的，只要没有人爬到椅子下或者把他拉开，是不会看见自己胯下有人的。

钱晓萌是个老淫女了，此时虽然有个外人在旁边，她却没有一点慌张，反而感觉更加刺激，除了没有再哼哼出声外，吮吸的动作都快了起来。

「铃铃铃！」年轻的美女警察还没说话，桌上的电话却又响起来。张延随手拿起电话，还没说话，电话里就传来刚刚还在意淫中出现的人物，自己的老领导亲家钱文山的声音：「亲家啊，还没下班？」

「哦，是亲家啊！刚才我还和晓萌谈到您呢！」鬼差神使地，张延肉体因激动而颤抖起来。自己正和老领导通话，他的女儿却在自己胯下吮吸自己的鸡巴，想想就令人有种射精的冲动，更何况现场还有一位美丽的女警，穿着笔挺的警服站在面前，既养眼，又有种犯罪的强烈感觉，真是说不出的爽。

钱晓萌也吮吸得更加欢快起来，上面的电话声音她隐约能听到点点，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她知道电话里的是她父亲，所以她一边吮，一边意淫。想到在同一个时间，空间，自己的亲生父亲，和自己的公公还有自己，赤身裸体滚作一团的情景，她顿时也有种快沸腾了的感觉。

「哦，那让晓萌听下电话吧。」

「哦……晓萌她刚刚走了，您打她手机吧？」张延嘴里平淡应对着亲家，眼睛却盯着美女警察，屁股在椅子上一抻一抻，努力做着小幅度运动，让鸡巴在儿媳嘴中不停摩擦，胀大。

美女警察不敢打断局长的通话，只好规规矩矩地站着，却见局长死死地盯着自己看，脸色也越来越红，象极了色狼看女人的眼色，心中不由有点心慌。但当她仔细看时，却发觉局长虽然盯着自己不放，眼睛的焦点却不在自己身上，似乎是在想什么事，不由又放下心来。她哪知道，局长大人正在意淫，而自己就是他意淫的三个对象中的一个。

「手机关了，我打了她办公室，没人才打到你这里来的。」

「是不是出任务了还是别的什么事，您要不等一下再打？」张延自然知道儿媳在进这屋子时就关了手机，此时却装作不知道地样子，说谎不带半点停顿，不愧为老警察。

「恩，算了，你要是看见她，就叫她回家一趟，我有事找她。就不打搅你办公了，再见！」

张延一边慢慢地说着，一边感觉着下体的膨胀，眼前是美丽年轻女警的肉体给的视觉享受，下面是娇媚火热儿媳性感嘴唇带来的触觉享受，耳朵里传来的却是亲家老领导的话语，带来的是一种叛逆性禁忌意识。三种感觉蜂拥而至，很快他就感觉到自己要到了，但此时电话却马上就要结束了，难道又要经历一次从高潮掉落的痛苦？

不，张延在心中呐喊着，脑中闪电般的闪过老领导，儿媳妇，美女警察的面孔，一字一句，还故意罗嗦地说道：「好的，我见到她一定告诉她，您叫她回家去！」

钱文山不知道张延最后这句话为什么这么拗口，但他自有心事，也不多想，随手挂掉电话，却不知道对面的亲家，在他挂掉电话地一瞬间，恩哼一声，就在自己女儿的嘴里爆发了。因为他脑子中想到的最后一句话实际上是：「好的，我奸到她一定告诉她，您叫她回家去操逼！」

「噗……噗……」一连四五下喷射，浓热的精液一股接一股地喷进钱晓萌的嘴里，几乎将她呛得咳嗽起来，不过久经战阵的她虽然有些口忙舌乱，最后在连吞带咽下还是终于接受住了公公局长的考验，将所有精液吞入腹中，完成了这次艰难的口交任务。

「呼……」公媳二人都暗暗长吐一口气，酣畅淋漓，非常完美的乱伦性爱，两人都感觉不错。不过两人这种舒爽的感觉站在外面的美女警察是体会不到的，反而因为张延最后闷哼出来的声音，将她吓了一跳。

「局长，你没事吧？」

「哦，没事，没事，最近有点闹肚子。对了，你有什么事就说吧。」

见局长显然不愿意多谈，美女警察有心想要表示下关心却也不好再说，于是敬了个礼后说道：「报告局长，刚才接到报案，在市中心一家舞厅例行检查时，发现一个大型的淫乱派对，派出所已经将人控制起来了，说是情况严重，让市局领导前去指挥工作。」

「有多少人啊？」这种事情在经济为主的现在，已经不是那么严重，只要不是很多人，社会影响不大，顶多也就是个妨碍社会治安的小罪，还不需要他这个局长亲自过问。

「八个！」

「八个你就来报告我？你知道我一天要处理多少大案要案吗？这种事交给治安科就行了啊！」想着这个美女警察差点坏了自己的好事，为的却是如此芝麻小事，张延气愤之下几乎忘了胯下的儿媳妇和自己还赤裸着下半身，就要站起来发彪。

但屁股刚抬起来，一股凉风顿时让他猛然意识到自己的阴茎正在儿媳口中做最后的清洁，而那个清洁的人恰好就是治安科长，所以他又不由得坐了下来。

「钱科长不在，而且……而且……」美女警察不知道自己哪里惹到局长了，说话都有些吞吞吐吐起来。

张延不愧为当了多年领导，平服了下心情很快就认识到自己今天有些浮躁，于是声音放柔道：「对不起，小同志，今天我身体有点不舒服，有什么话你慢慢说。」

美女警察连忙道：「是我没说清楚，不干局长的事。」随后才又说道：「虽然只有八个人，但这八个人全是未成年人，其中有几个还有些背景，所以派出所的同志要我们向市局请示，刚好其他领导都不在，我就来找局长了。」

「未成年人，有多大？」张延马上认识到事情的严重，这事一个处理不好不但会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的，还极可能得罪这些人背后的家长，所以他也慎重起来。

「都是十四五岁的初 中 生，其中有个叫赖军还特别嚣张，说他爷爷是什么长安集团的老总，还同市长关系非同一般之类的话。」美女警察小心地报告，说完静等局长拿主意。

「十四五岁！」张延神情有些古怪地变了一下，随即象自言一般随口说道：「现在的年轻人啊！」一副痛心的样子。

但正在为他清理鸡巴的钱晓萌却更能感受到内心的想法，因为就在说到十四五岁这几个字的时候，张延逐渐萎缩到平常状态的鸡巴分明突然膨胀起来，虽然只是一下，又很快慢慢软了下去，但钱晓萌却感觉得非常清楚。

老家伙，莫非是喜欢未成年人。难怪老娘弄了半天都没射，感情是喜新厌旧了，还是对未成年人都特别爱好？钱晓萌在下面没事，胡思乱想道。突然她心中一震，自己的女儿张玲不就是十 四岁多一点，十 五岁不到吗？老家伙这么喜欢未成年，是不是对自己孙女也有那种渴望，还是根本就是因为想到了玲儿，才这么兴奋。

钱晓萌暗暗猜想，想到公公对自己的女儿有那种渴望的可能性，她不但没有丝毫做母亲的愤怒和痛心，反而有一种莫名的冲动。老家伙隐藏得够深的啊！

张延确实在刚才一瞬间想到了孙女才那么冲动，但他很快平复自己的心态，多年的官场经验使他马上认识到这事的利和弊。

如果那个叫赖军的人说的是实话，几人多半都是些官二代或富二代。那么这事处理得好，Ｓ市就有许多人要欠自己人情，但如果处理得不好，自己可就麻烦大了。想到这里，他马上指示道：「你去通知派出所，出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这些人不要审，作的记录连人都全部带到局里，我会让钱科长亲自处理。特别要注意保密，此事不要再扩散，知道的人也要执行保密条令，去吧！」

「是！」美女警察行了个礼转身出了门。

「喀嚓！」门关上后，张延起身站起，同时伸手拉起撅着丰臀的儿媳妇，紧紧地抱住，将嘴唇压上她的丰唇之上，深深一吻。虽然儿媳最中还有自己刚才才射进去的精液的味道，他却没有丝毫顾虑地伸舌而入，同儿媳湿吻起来。

好一会儿后，唇分，张延才柔声说道：「乖宝贝，爸真是要谢谢你啊，今天这次太舒畅了。」

「爸，说什么呢，孝敬爸是儿媳的本分，再说我也……也高潮了呢？」

「真的？我正要说委屈你了呢，吮了这么久，爸都没给你解解痒，想不到骚儿媳这么骚，这样也达到了高潮。」

「爸，说什么呢？不理你了。」钱晓萌有些不敢看公公，其实她也是在公公射精时想到了自己的父亲，才小高潮了下。

「好了，不说这个了，改天爸找了时间，咱俩好好弄弄，爸让你舒服舒服以报今日之恩。」

「恩！」钱晓萌羞涩地点点头。

「刚才你也听到了，这事你去出来下，记住，把所有人的名字记下，包括他们家庭情况，然后就通知他们家人。」张延话音一转，开始一边穿裤子一边吩咐工作。

「就这样了事？不罚款也不拘留？」钱晓萌虽然知道要轻处这些人，当没有想到会这么轻。

「这事最主要的是留个案底，至于怎样把人领走，那就看他们的父母怎样做人了，知道吗？」张延阴笑一声，顺手揉了下儿媳系好衬衣扣子后显得特别突兀的胸乳。

「讨厌，老东西，没个够啊？」钱晓萌媚了公公一眼，作为官宦之家出身的她，早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不过知道怎样讨好领导的她，又怎会把自己表现得处处精明过人呢。

「啪。」重重的一巴掌拍在儿媳丰满的圆臀上，张延面色暧昧地说道：「快去吧，两下弄完，你爸还再等你回家呢，好象有重要的事。」

同一时间，Ｓ市城东一家非常出名的迪吧——莲花荡。这是一座外观看上去高六层的正方体建筑，虽然每层楼比一般的楼层高了近一倍，底层更是近两倍，但在Ｓ市这样的近千万人口的大都市，它确实算不上高大建筑。可如果你有幸进入到里面，你就会被其辉宏大气的结构所征服。

进门你就会发现，外面虽然是正方体，里面却是圆形的如同天井一样的柱体空间。空间底面是个超过１５００平米的圆形空地，是一般顾客活动场所，二楼是两个天桥一样的过道交差成十字架。但是很宽，整个面积也有近千平米，被装修后隔离成一个个大小不一的豪华房间，这是ＶＩＰ会员才能进入的高级场所。

三楼已经离地有十二米了，以上的部分全部是封闭的空间。三楼是内部人员的休息室，四楼是管理阶层的休息室和内部娱乐室，五楼就是这幢大厦的主人，刘海和家人的住所。六楼只有三分之一的建筑，是刘海家人私人的娱乐场所，里面娱乐设施豪华而齐全，非一般人能触及。

说到这里，大家一定会以为这个刘海是个大富豪。这话也对，但并不全对。有这么大一栋楼做家，富豪他还是算得上的，但一般人只知道刘海的表面身份是这家叫莲花荡迪吧的老板。但在Ｓ市警方资料和黑道高层人士的眼中，他却是个令Ｓ市黑道闻而生畏的黑社会老大。

年仅三十 六岁，就创下如此家业，还是令人闻风丧胆的黑道老大，这在任何人眼中都是个奇迹。但如果你知道他的另一个身份和名字——羽翎集团董事长刘凯鑫的二儿子刘定海，那么你就不会感到惊呀了。

有了身家几百亿的老爸做后台，身边贴身保镖和主要头目都是军队特种部队里面退役的高手，再加上钱文山这样一个大靠山，不要说黑道，就是白道上的警察也不敢对他轻举妄动。

当然，既然连名字都改了，知道他身份的人显然有限，所有明里暗里的帮助也都不可能摆在台面上，只是在很多想对他动手的人在受到阻力后，才会发觉，此人后台很硬，轻易不可动。

当然，刘海能数十年不倒，自己的能力也是不可质疑的，不然他也不会让刘凯鑫选中走黑道。比如以他和他背后的势力，一统Ｓ市黑道轻而易举，但他却一直只守住城东这片地，从不外扩，因为他知道树大招风的道理，要是坐了Ｓ市第一的老大，那么离死也就不远了。又比如他的人不准沾毒，至于其他人，只要不太嚣张，他也不管，这样警察不会对他重点关注，黑道也不会忌恨他。

他涉黄，涉赌，但从不用强，这也让警察拿他没办法，社会就这样，哪里没有黄赌，警察大案要案都忙不过路，怎会管这些小事，更何况他背后那么多能人关照。

处处有人关照，黑白两道都给他面子，所以刘海这个黑道老大做得也非常轻松懈意。此时正是下午下班前一刻，但却是莲花荡准备开始营业的时刻，一楼大大厅和二楼的ＶＩＰ厅已经开始有工作人员陆续就位，开始忙碌起来。

但在六楼刘海家独享的娱乐室，此时却正上演着一场激烈的肉戏。

六楼只有两个大的建筑，其中房屋面积有两个篮球场大小，另一个就是差不多大的屋顶游泳池，加上房屋所有墙壁都是用的单向钢化玻璃筑成，能从里面看到外面，外面却看不见里面，不过并不影响采光，所以整个屋子都显得十分通透光亮，非常明亮。

「说，老骚货，老公日得舒服不？」一个近百平米的大厅正中，足够坐四五人的沙发横在中间，上跪着一个白得耀眼的裸体女人，高高翘起宽大肥满的雪白屁股，正承受着来自后面站着的一个高大男人的快速抽插，而说话的正是这个看起来三十来岁的中年男子。不用多说，此人就是刘凯鑫的二儿子刘定海，但在这里他叫刘海。

夏末的阳光虽然仍旧毒辣，但在中央空调的疯狂运转下，房中却非常凉爽，可趴跪着的女人背上还是开始冒出微微细汗，显然两人操穴已经有些时间。

「舒服……好老公，操得……操得老淫妇……爽死了。」只看女人这身肉，也就同一般三十五六岁的女人差不多，但此时听他说话，却立刻让人感觉她应该已经四十出头。

「老淫妇，老子问的是日得你舒服不，不是操！」刘海当惯了老大，见不得别人半点违背他意愿，他觉得日这个词更加淫荡，所以硬让下面的女人重说。

「是……是，是老公……日……日得……老淫妇……很舒服！」女人显然唯刘海的意志是听，马上重复道。

「啪！」刘海高兴得一巴掌拍在女人屁股上，女人肥厚丰满的巨大臀部立刻荡起一波肉浪，看得刘海性趣大增，一边接连不断地左右开弓，一边更加快速度挺动雄腰，顿时让女人满嘴乱叫起来。

「啊！好痛……好舒服……好女婿，操死……哦，不……日……日死娘了，轻点……轻……点啊！快捅到子宫……了，不要……啊，骚妇……已经很舒服了的……你轻点啊！当心……当心……把孩子……日……日……掉了。」

却原来这个趴在沙发上一直不露脸的女人，正是刘海的丈母娘周惠。周惠今年也有四十九岁了，但看这一身白肉，光亮的样子就象三十五六一样成熟。此时听她的话，再看她的肚子，果然比一般老妇人下垂的多，而且比起她们那样皱瘪的肚子，看起来明显鼓胀得多，明显是怀有身孕的样子。难道周惠竟然为自己的女婿怀孕生子？

果然，刘海的话证实了周惠怀孕的事实：「就给你日掉，老骚货，怎样日你也不给我生个儿子，这个又是个挨日的货，早点日掉，好再怀个，说不定下一个就是儿子呢。」刘海已经有五个女儿，却没有一个儿子，这也是他为什么把岳母操大肚子的一个原因，可惜这个还是不是儿子。

「啊……好女婿，日掉多可惜……啊，让……妈给你……生……生下来，让她长大了……再……再给你日……啊！痛啊……要掉了。」周惠的话没有让刘海放过她，反而更激起了他的狠劲，操得更加猛烈了。

就在周惠感觉今天在劫难逃，将被再次日得流产的时候，两个声音让她看到了希望。

「老公，放过妈吧，妈都这么大了，再流了恐怕很难再怀上了，多一个人帮你生，多些机会生个儿子的。」声音由远而近，原来说话是周惠的大女儿姚兰。

「是啊，姐夫，妈虽然生的挨日的货，但这样一来，要不了多久，你不是又多一个下种的地方吗？要不今天你也给我们姐妹下个种？」说话的是周惠的二女儿姚梅，姚兰的妹妹。

「哈哈……我会那么没谱吗？老子只是操得性起了，见妈好象还没过瘾，才给她来下重的，倒是你们两个，我叫了你们多时了，怎么现在才来，老公今天要大开杀戒。」刘海虽然是黑社会老大，但对自己人却并非那么狠。

「还说呢，姐姐老在捣乱，弄得人家半天都没穿好，这来晚了！好看不，老公？」姚梅娇媚地横了姚兰一眼，在刘海眼前转了一圈。

这姚梅今年才三十 一岁，但保养得却非常好，又由于长像甜美，没有经验的人根本看不出她的年纪，你要说她十八九也可，二十几也可。但是一般有经验的人不会这样，因为只要看下她丰满的臀部和３７Ｅ的巨大乳房就不难看出，至少有二十五。当然，这个破绽除了刘海能看到外，其他人是没有机会的。

此时姚梅一身就只有一条红色的连裤开裆网袜和超过二十厘米的红色的高跟鞋，内裤和胸罩都没有，３７Ｅ的巨大乳房高挺突兀，丰满的肥臀包裹在艳丽的网袜中，显得更加挺翘性感，整个人就象一团火一样围绕着刘海转动着，勾得他口水长流。

刘海还没有说话，姚兰却开口说道：「哼，上次妈怀的就是让你操掉的，你现在又这样，我妈的身体怎么受得了。」姚兰还不放过刘海，说了一句。

「兰兰，别说了，妈现在不是没事吗。」周惠刚才也是痛并快乐着，其实他心里还是感激女婿的，给了她不少快乐。

「哼。」姚兰哼了一声，见刘海也有些尴尬，于是放过他转移话题道：「死小梅，刚才谁在换衣服的时候闹来着，要不是你先来摸我的奶子，我会抠你的骚逼吗？现在却在这里颠倒黑白，待会儿我让我老公操死你个死淫妇。」

「哈哈，来老婆让我看看，今天穿得这么性感，莫不是想将老公我榨干？」刘海虽然在外面凶狠，但对这个老婆却十分敬重，见老婆不再提刚才的事，连忙顺杆子往上爬。

果然，姚兰斜眼媚了他一眼，算是原谅了他，随后摇臀摆腿地转了一圈，然后说道：「老公，你看我和妹妹谁更性感？」

说实在话，姚兰只比姚梅大一岁，姚梅属于甜美乖巧型的美女，而姚兰却人同其名，属于气质出众，优雅高贵型美女，所谓春兰秋菊，从相貌上很难看出谁更好看，更年轻。

但今天姚兰却只穿着黑色连裤丝袜和一双金色的尖头高跟鞋，使本来气质出众的她显得既冷艳又高雅，尤其是没有戴胸罩和内裤下，乳房高翘和阴唇微张的视觉效果，显得更加淫糜。高贵典雅的气质和淫荡妖艳地穿着具有强烈的视觉冲突，在今天这场合，显然比妹妹姚梅直接传递出来的火热要更刺激人。

周惠已经转身坐在了沙发上，一边轻轻抚摸有六个月大的肚子，一边微笑得看着女婿受窘的样子，脸上充满了幸福之色。

乖乖，这话可不好回答，刘海马上警觉到，说谁性感都会得罪另一个。所以他干脆说道：「两个小妖精，时间不多了，蕊儿和婕儿马上要放学了，让他们看见我们这样可不好，赶快来，让老公把你们操翻吧！」说完，伸手拉过姚兰，一把揉着她３６Ｄ的大奶子，一边亲吻着她的红唇。同时一手拉过小姨子，把她的头按向自己十八厘米长并且沾满了丈母娘淫水的大鸡巴。

「哼，又让人家吃妈的骚水。」姚梅咕嘟一声，却毫不介意地一口含下，津津有味地吞吐起来。

「这有什么难的，你也让你妈吃你的就是，来，我们动一下，妈，你躺下。梅妹上沙发上跪着，让你妈给你舔。」母女三人同刘海乱伦操穴大被同眠多年，只一听就知道他的意思，于是令人喷血的场面很快出现。

母亲挺着六个月大的肚子仰躺在沙发上，因为怀孕而显得更加饱满的乳房在胸前不断摇晃着，她一边伸手抓住揉捏，一边伸出舌头不断舔吸着头上女儿的骚逼，搞得她淫叫连连，骚水如同发了大水，在母亲连吞带吸下，仍然溅满了她的面孔。

而趴在母亲头上的女儿却一边哼哼，一边用嘴吞吐，舔吸着站在面前的姐夫的大鸡巴，没有用手握住棍身，却做得流畅自然，显示出她优秀的口交技术。

那么她的手在做什么呢？原来她的左手正放在自己巨大的乳房上，右手放在姐姐的胸前，一边抓着她姐姐柔软而弹力惊人的大乳，一边搓柔自己的更加巨大的乳房，真是忙得不可开交。

同样忙的人还有四人中唯一的男人，刘海一边微微挺动腰身，将巨大的鸡巴在小姨子的樱桃小嘴中抽出插进，一边一手搂住老婆的纤腰，让她紧紧贴在自己身上，一手将姚兰的另一个奶子握住，变着花样得揉捏，夹弄，让乳房在手中变化着各种模样。同时他的嘴唇同姚兰紧贴在一起，两人的舌头更是你来我往，大战三百回合不分胜负。

姚兰双手也没有闲着，左手抓住刘海的阴囊揉捏轻握，右手在他背臀上下游走，感受着丈夫的强健。

一时间母女，姐妹，岳母，女婿，小姨子，身份复杂的四人如同串烧一样连接在一起，相互刺激着对方的身体，寻找着人体最原始的快乐。

「啊，妈……呜……伸……进去……点啊！舔……阴蒂……快啊……女儿快啊……不行……不行了！」最先忍不住是小姨子姚梅。

但她妈却象没有听到一样，见女儿剧烈运动的臀部将要远离自己的脸庞。忙伸手死死抱住，头也抬高了数寸，用嘴死死含住女儿的阴道，舌头如同阴茎一样伸进抽出，更加猛烈地刺激着女儿的快感。

「啊！老公……用劲……狠狠地……抠……抠我的骚逼，老婆……要……流水了！」却原来是刘海被小姨子吮吸得火起，放弃了老婆的乳房，改成用手狂抠老婆的阴道。先是一根中指，慢慢抽插，但随着性趣高昂，又把食指加了上去，狠狠地插进去，抽出来时却将手指弯成勾状，抠着阴道中嫩肉拉出来，那剧烈的刺激，只十数下，就将姚兰这个身经百战，外表高雅的美女抠成了一个荡妇。

「不……妈，你这个……老……老……淫妇……呜……大……大……骚逼，饶了……女儿……女儿要……要狠狠的……姐夫……呜……不要插……不要……插……嘴巴……了，来操……我……的……小穴……吧！」姚梅越来越不堪，她已经没有力气去吮吸姐夫的鸡巴了，纯粹是刘海在主动地抽插。

「干死你这个骚伙，勾引你姐夫的骚货。」周惠是四人中最轻松的，见女儿叫得凄惨，不但不放送刺激，反而伸出一支手的中指和食指，狠狠地往女儿逼里一捅，就不管不顾地抠弄起来。

「啊！我的妈……呀，真狠……这下……到……到底……了，哦……哦……泻了，我泻了，姐夫……我要大……大鸡巴……求……求你了。」周惠还没抽几下，姚梅就感觉到一股热流狂喷而出，她被她妈弄泻了，嘴巴彻底摆脱了刘海的抽插。

「恩……哼……老公……我也要……要……来了，用力……给……我个……高潮……」此时姚兰也两眼迷离，期待着刘海给她一次高潮。

刘海这几年没什么事，有空就是操逼，经验可谓丰富异常，见三个女人就只有丈母娘还算稳得起，其他两女早是急不可耐，于是说道：「来，妈你坐正了，腿打开，逼露出来，对，就这样。老婆，来趴到你妈前面，给你妈舔逼，不要跪着，站直了，老公喜欢看你这双美腿，我要抱着你的腿日你的逼。」

姚兰二十厘米的金色高跟鞋使她很难在刘海的日弄下站稳，但这正是刘海想要的效果，在日这么修长美腿的女人的时候，让她们因为站不稳而不停地移动脚步，会让自己感到很满足。

「还有我呢，姐夫，人家要先来。」姚梅不愿意了，三人乱伦操穴多年，在床上可不分什么大老婆小老婆，只分男女，这是刘海定的规矩，所以见姐姐占了先，她马上不乐意了。

「小骚货，让你姐夫操死你！」姚兰见妹妹要搅自己的好事，狠狠地说道，但姚梅却不理她，只是看着姐夫要他给个回答。

「刚才妈已经给你弄了个高潮了，你姐还没出，就先让你姐来吧。」见姚梅还是不太满意地撅着嘴，他又补充到：「放心吧，刚才你姐就要到了，我几下就能将她的高潮操出来，接下来就轮到你了。」

「恩，那我来帮你，让我姐早点泻，呵呵！」说着她一溜身钻到姐姐的胯下道：「我帮姐舔逼，哼哼，在我们两人的努力下，我就不信，姐还不泻。」

（待续）

（３）

「快操我啊，老公。」姚兰见妹妹已经开始舔自己的阴蒂，刚才本就没有过足瘾的她连忙催促道。

刘海却说道：「先给你妈好好舔下，老公有些累了，先吃点补品。」说完一口印上老婆的阴唇，狠狠地吸着里面的密汁。却原来刚才刘海用手抠挖姚兰的阴道，虽然没有将她挖出高潮，却也挖得淫水长流，早将一个乌红的阴唇糊得油光水滑，此时这样高撅着屁股的样子，顿时将刘海引得性欲大增，却要先偿偿老婆的淫穴。

「哦……老公，给我……我要……高潮……给我。」在妹妹姚梅和丈夫刘海的双重攻击下，姚兰很快就来了快感。一边浪叫着恳求刘海用肉棒满足自己，一边却对着自己母亲的阴唇又舔又吸，搞得母亲的阴道也水长水流。

「啊……好闺女……真会舔啊……妈太舒服了……轻点不要咬……会痛。」姚兰已经有些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无意识下将母亲的阴蒂咬了一下，周惠顿时叫了起来。

「就是要狠狠的咬，姐，这样妈才喜欢，老骚婆子，说，是不是？」却是姚梅忙中偷闲，问了一声。

「嗯，是……妈……妈……喜欢……痛的，用力咬吧……咬掉……这……祸害人的……根子。」周惠也狠快进入性快乐的迷茫之中，满口淫乱之语。

刘海却不管三母女之间的淫声荡语，也不管姚兰的请求，却蹲下身来伸手抚摸着姚兰穿着性感丝袜的美腿，一路从脚踝摸到小腿，大腿，到小穴口又返还而回，那种光滑匀称而又丰盈弹力惊人的肌肤，让他非常情动。

再看看小姨子坐着时伸出来的美腿，刘海激动了，他随即坐了下来，将小姨子的美腿拉过来，抱在胸前仔细搓揉感受着不输老婆肌肤的光滑。把玩一阵，又将她穿着二十厘米细袢高跟鞋的美足放在高耸的鸡巴上摩擦，真是太美了。

高跟鞋很高，老婆和小姨子穿在脚上走路都几乎完全靠脚掌，却更显现出两人美腿美足的优美曲线。这种高跟鞋其实很少人穿，偶尔看见也多是那些大明星走红地毯的时候，或者就是在Ａ片中的女优脚上，刘海还是花了大价钱在名牌商店买的。从某种角度来讲，这种高跟鞋已经算是成人用的情趣用品了，这是刘海的一大爱好。

刘海不停把玩着老婆和小姨子的美腿美足，不时还迷醉地亲吻一下，两女也知道他喜欢这样，不时摆动双腿配合，给他更多刺激。

「呵！」刘海终于抵挡不住两女美腿的攻击，大吼一声，站起来握着青筋爆胀的鸡巴，对着老婆溪水长流的阴道猛然插了下去。

「啊！老公……好老公，真粗啊，真烫啊……插死老婆了。」姚兰被阴茎插入，不防下顿时身体前倾，踮着脚摇摇晃晃地往前走了几个碎步，又连忙回到远处，努力绷直双腿，翘起圆臀，承受着刘海猛烈的抽插。没几下，她就淫叫起来了，被搞了那么久，终于偿到了肉味，顿时有一种全身都稣了的满足感，但这种感觉很快转化成一种瘙痒，让她淫叫起来。

「啪啪啪……」刘海不停地挺动十八厘米长的粗大鸡巴，看着鸡巴在姚兰阴道中进进出出，将小穴上的大阴唇带得一进一出，不时还抽带出乳白色的泡沫状淫水，显得既淫糜又解狠，真有种连卵蛋都想送进她阴道的感觉。

「啊……啊……要死了……老公……把我操死吧……我不想活了……」姚兰很快就在这样淫糜的多重攻击下达到了高潮的临界点，开始胡言乱语起来。

姚兰已经进入高潮前的迷离，自然再顾不得照顾自己母亲的阴部。得不到快乐的周惠干脆站了起来，将女儿抱在怀中，用自己略有些下垂的大乳房摩擦女儿的胸部，同时一起承担着女婿抽插时的撞击。

「哦……真爽！」有了岳母帮忙承担自己的冲击，刘海也放开了手脚，抽插得更加猛烈，给自己和姚兰带来的快感也更加强烈。

「叫我爸爸，快……淫荡的女儿，爸爸日得你舒服吗？舒服就叫一个。」刘海早就操了岳母许久，刚才又被小姨子吮吸和丝袜脚交早就达到了兴奋的极致，现在这样凶猛地抽插，自然也很快达到了射精的临界点，为了高潮来得更淋漓尽致，他才开口叫姚兰叫他爸爸。

话说夫妻也好情人也罢，在性交快乐的时候互相儿子女儿，爸爸妈妈地叫，本是增加情趣的方法，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但这种称呼对姚兰来说，却有些特别的意义。

原来，周惠年轻的时候生得很是美丽迷人，追求者甚多，弄得她也没什么心思学习了，不久就退学跟了姚兰的父亲姚轩，当时周惠才１６岁，而姚轩也才２２岁。要说这姚轩人也是长得一表人才，而且家里有些钱财，他的父母见姚轩真心喜欢周惠，也就同意了两人的事。

不过周惠的父母却不愿意，毕竟周惠才１６岁，但所谓女大不中留，两人又得到了姚轩父母的支持，所以也就生活到了一起。周惠父母见管不住女儿，干脆一狠心，断绝了同女儿的来往，就这样，１６岁的周惠就跟姚轩生活到了一起。

两人郎才女貌，倒也生活得非常甜蜜幸福。但天有不测风云，两人在一起不久，一次以外的车祸，夺走了姚轩父母的生命，这下当时还是啃老族的姚轩顿时失去了经济来源。父母双亡，又无稳定经济来源，全靠父母留下的遗产生活的姚轩受到的打击很大，再加上两人都早早就辍学，工作也并不好找，找了几天工作未果的姚轩顿时心灰意懒，开始沉迷于赌博。

不到半年，父母的遗产就几乎败光，两人眼看生活都困难，偏偏此时周惠却怀孕了，姚轩更加头疼，多次劝说周惠打掉，怎知周惠当时完全是个小 女 孩的心性，怎么说也不同意，坚持要生下来，结果两人因此大吵一架，随后两人就开始不时地吵嘴，关系一度十分紧张。

很快，十月怀胎，周惠产下一女，也就是现在的姚兰。也许是女儿的可爱而唤起了姚轩的父爱，当了父亲的他很快一改以前不务正业的样子，在朋友的帮助下，找了一个还算不错的工作，开始努力赚钱，这个三口之家也就慢慢走向了正轨。一年后，他们又迎来了另一个女儿，也就是姚梅。

此时姚家已经大有改善，虽然算不上富裕，却也温饱无忧。但姚梅地到来却让姚轩感觉不到第一次做父亲时的快乐了，生活进入一种枯燥无味的循环。

这样生活了十年，姚轩终于压抑不住内心的放纵，在朋友的引诱下，赌瘾大发，终于一发不可收拾，不到五年，就将一个家输得干干净净，周惠开始还苦心劝他，见没有什么效果，于是也就懒了心。她总以为丈夫就象当年一样，终会再次回头。

但直到债主前来收房子，周惠才发觉，丈夫已经陷得太深，不但房子早被当了出去，还欠下高利贷二十几万的赌债。她父母早和她断了关系，愤怒的周惠一怒之下跑到朋友处住了几日，想要给姚轩一点颜色。

但等她回到家时，一个晴天霹雳将她击得昏了过去。却原来她走了这几日，姚轩一直借酒消愁，一日酒醉，竟然兽性大发，将才１５岁的大女儿姚兰和１４岁的二女儿姚梅双双强 奸。

周惠痛不欲生，几次想拿刀将丈夫杀死，但一想到这样自己性命不保外，留下两个如花似玉的年幼女儿又该怎么活？几翻犹豫，周惠终于放弃了要杀人的想法，但也决定带着两个女儿离开姚轩。

但Ｓ市就这么大，周惠认识的人姚轩也大都认识，在搬到新家不到一个月，姚轩就找上门来了，原来房子终于没有保住，他被赶出了自己的住处。毕竟夫妻十几年，周惠思量半天，最后还是在丈夫万般道歉的情况下同意他住了下来。

可是她很快就发觉到自己又错了，被赌债逼得快疯了的姚轩此时已经完全失去了一个男人，不，应该是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不去工作不说，整天还喝得醉醺醺地，吃喝完全靠周惠在外打小工来满足。

但更另人可恨的是，整天吃饱喝足的姚轩也不知道是发了什么情，竟然不顾周惠的辛苦，每天拉着周惠做爱。由于经济原因，他们现在住的房子只有一间，为了避闲，他们和两个女儿的床之间也就挂了一个布帘子，两边的情景透过薄薄的布帘子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周惠又怎会答应他。

这下把姚轩惹毛了，声称如果周惠不答应，他就要找女儿。周惠大骂他不知廉耻，可已经完全颓废的姚轩却无所谓地说道：「老子本就不知廉耻，不然也不会强 奸自己的女儿了。」周惠气得吐血，本想再次搬家避开他，却又哪有那么容易，不说房子难找，工作问题就更加难解决了，而且就算这样，她也不敢保证姚轩就不会找来。

所以思量再三，周惠只有妥协，但两人商定，每天周惠下午早半个小时回到家里，让姚轩操，晚上就不准再烦她。

周惠以为这样就可已避免晚上操穴被女儿们看见。但很快她就发现这种方法根本行不通。每天下午下班同女儿放学时间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当她回家的时候，女儿们也差不多回家了，如果每天都提前半个小时走的话，显然老板又不答应，这样，每天晚上她仍然不得不应付姚轩的纠缠。

开始周惠也是百般不同意，但在姚轩一再威胁要强 奸女儿的恐吓下，她含泪答应了。于是每天晚上两个女儿一睡下，劳累了一天的周惠还不得不起来同姚轩操穴，将丈夫斥候得舒舒服服后才能睡下。

虽然周惠尽量忍耐住不出声，但姚轩可不管这些，有时候为了刺激，还故意弄得她哼哼叽叽，或者是撞得床哐哐直响。所以不久以后，两女也知道父母每天晚上都要操穴，周惠也知道二女知道，只是大家都心照不宣而已。

此时姚兰和姚梅一个１５，一个１４，都正是情犊初开之时，上次被父亲强 奸后，在父亲一再道歉下，也认为是父亲酒够犯错，于是原谅了他。但是现在每天晚上听着父母之间的性事，两人也渐渐来了性趣。只是顾忌父母，没有敢光明正大地看而已，但在被子下面，双腿之间也早就潮汽升腾了。

在一人负担全家生活的重大压力下，每天还要半夜起来满足丈夫的性欲，周惠终于累倒了。她一倒床，自然不可能再满足丈夫的性欲，于是没几天，卧床的她就发现姚轩同小女儿姚梅之间的关系不正常起来，显得过于亲密了点。此时周惠已经身心疲惫，不要说骂人，就是出气都感到困难，她想到了死，想到了放弃一切，却放不下女儿，直到现在她还认为自己的女儿只是被迫的而已。

其实姚梅的性格比起姐姐要活泼得多，对新鲜事物更加好奇，特别是上次被父亲强 奸后，虽然很痛，但她却感觉到了一丝异样的快乐。后来父母夜夜交欢，她也几乎夜夜听床，对性的神秘充满了向往。这一点可以说她比文静的姐姐更加早熟。

姚轩近来夜夜笙歌，突然一下断了粮，一时有些不适应，眼见着两个美丽的女儿青春洋溢，在眼前一晃一晃地，他顿时觉得心中犹如蚂蚁爬一样瘙痒。想到自己反正已经强 奸过两人，有一次就有第二次，姚轩开始动起两个女儿的注意。

很快他就发现小女儿不但不反感自己，反而对自己表现得很亲密，于是他就经常出口用言语挑逗，赞美姚梅，得到小女儿羞涩高兴的反应，姚轩开始对小女儿动手动脚了，先是摸摸头，再是摸摸脸，见女儿脸色绯红，却不激烈反对，于是他开始时不时地拥抱女儿，并且有意无意地触碰女儿已经不小的乳房和日渐丰满的屁股。

当然这些试探都是背着周惠和大女儿的，不过得到的反应是令人高兴的，姚轩心中狂喜，开始准备下一步行动。

这天，等到周惠上班女儿上学不久，姚轩睡足午觉，感觉鸡巴坚硬如石，于是想到了女儿，起身赶到女儿学校，找到老师说有急事要接女儿回家。老师找到姚梅，就让姚梅跟着他离开了学校。

此时正是夏天，姚梅穿着一件清凉地连一裙校服，但由于发育得早，内衬的小可爱也挡不住她高高耸起的胸乳，看得姚轩心血上涌满脸绯红，伸手就把女儿的肩搂靠在自己身上，呼吸着女儿淡淡的幽香。

「爸，干嘛搂得人家这么紧，可热呢！」

「哦，爸……头有些昏，扶着你下。」姚轩也觉得自己有些过了，毕竟现在还在大街上。

「爸，你叫我回家做啥？是妈妈病了吗？」姚梅感觉到父亲今天有些怪异，开口问到。

「不是，是……是爸不舒服。」姚轩撒谎道。

「哦，爸拿来不舒服了，我陪你去看医生。」

「不用了，回家去休息一下就好了，快走吧，爸快忍不住了。」姚轩确实是忍不住了，不过不是病，而是性欲。

很快两人回到家中，一进屋，姚轩就抱起了姚梅，满嘴地在姚梅脸上脖子上亲个不停。姚梅顿时明白了父亲要做什么，但出奇的是，她不但没有丝毫反感，反而有种莫明的激动。

很快，父亲的手伸向她虽然稚嫩却也饱满的胸部用力抓捏起来，顿时让姚梅感觉血脉沸腾起来，口中不由自主地发出嗯哼声，象极了她母亲在床上发出的声音。

「啊！爸……好痒啊……你要干什么啊？」姚轩没有浪费一丝时间，转眼间脱下女儿的裙子和小可爱，随即又脱掉她的小裤，伸出粗糙的手指不停抚摸女儿绒毛初生的阴部，顿时让姚梅叫喊出淫荡的声音。

「爸要你给爸治病呢。」说着，姚轩一把拉开被高高顶起的短裤，露出他那杀气腾腾的凶器。

「啊！」姚梅虽然已经同父亲有过一次性经验，但那次完全是在被动的情况下，根本没看清楚父亲的鸡巴，所以这还是她头次这么清楚地看见鸡巴，而且还是自己父亲的。鸡巴又粗又长，上面青筋交错盘桓，龟头怒胀突兀而起，马眼已经吐出几滴清液，看起来甚是吓人。

但姚梅却并不害怕，她知道这就是男人的那个东西，反而看得甚是仔细。

「用手摸摸，很烫的。」姚轩见女儿并不反感，立刻进一步引诱道。

姚梅犹豫了下，但马上顺从地让父亲拉着自己的手在他鸡巴上握捏起来。此时房屋中的情景要多淫荡有多淫荡，一个年轻而稚嫩的女儿，赤裸裸地露着略显单薄的肉体，正伸出一只白嫩小手，握着一个三十五六岁，短裤垮到膝盖，淫荡地露出下半身的男人粗大的鸡巴，不停地来回滑动。

而更加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鸡巴的主人，居然是女孩的父亲，亲生的父亲。这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淫荡的吗？有，答应很快就出来了。

「帮爸爸舔舔好吗？你看它都快炸掉了。」确实，姚轩现在太兴奋了，鸡巴自然也就不受控制地膨胀，他已经感觉到了极限，如果再不得到滋润的话，恐怕真的就要裂开来了。

姚梅不知道父亲说的对不对，但看着上面满布的青筋透过包皮快冲出来的样子，还是选择了相信。但是要让她用嘴去舔，她却不太愿意。头刚低了下，就闻到一股腥臭味，让她更加反感了。却原来由于环境条件不好，姚轩已经两天没有洗澡了，这么热的天，他又每天都操穴，这股恶臭自然非常大。

见女儿不愿意，姚轩大急，暗恨自己准备工作没有做好，但此时后悔早就没有用，他只有进一步引诱女儿道：「好女儿，给爸舔舔吧，不要怕这个味道是男人特有的，开始闻着是有些不习惯，久了就好了，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妈每次都要吸个够，才会让我操她，来吧，女儿，乖，你以后会喜欢上这个味道的。」

姚梅有些犹豫，鸡巴太臭，闻着有些恶心，但父亲说得也对，她就多次看见母亲为父亲吸，虽然隔着帘子看得不清楚，但父亲快乐的声音和母亲的哼哼声显示似乎真的感觉不错的样子，于是对性的好奇使她愿意试一试。

闭住呼吸，姚梅张开樱桃小嘴，将父亲巨大的龟头慢慢吞如口中，随即那股味道再也挡不住，冲鼻而来，险些将她熏晕，但抗过开始那阵，她很快就适应了这种气味，果然有另一种感觉，象咸鱼一样。

「对，就这样，慢慢往里含，再退出来，再含进去，对，再用舌头舔下……嗯……啊……对，用舌头尖顶马眼……就是……就是那个口子。」姚轩见女儿终于含了进去，忙指挥她做着各种动作。

姚梅也非常配合，她已经感觉到为父亲口交的快乐，虽然嘴巴小，含进去的不过三分之一，但那巨大的龟头又滑有弹，撞在舌头上立刻传来一股炙热，就象撞在她的心尖子上一样，给她带来说不清的快感。

姚梅渐渐熟练了，兴致也高了起来，正要一展新学的技能时，却只听姚轩叫道：「啊……哦……哦……」随即一股股热力死射的黏液冲进了她的口中，却原来由于过于刺激，姚轩没几下就在女儿的小嘴中射精了。

「呜！」姚梅冷不及地被射满一嘴，不知道是什么的她本能地就要吐出来。

「吞下去，不要吐，这可是好东西，女人最需要的男人的精华。」姚轩一声大喝，阻止了女儿的动作，忙解释诱骗道。

姚梅有些犹豫了，她并不是傻瓜，刚开始她不知道这是啥，但转眼一想，也明白了肯定是男人的精液，但能不能吃她却不知道，所以就这样含着，双眼看瞪着父亲。

姚轩被他看得有些心虚，于是解释道：「这个是男人的精华，女人喝了有助于美容和丰胸，你妈就经常喝，你看她的胸不是比你们大得多吗？」这话真假难辩，因为母亲的乳房确实比姐妹二人加起来还有大。

姚梅犹豫了半响，眼睛一闭，咕咚一声将满口父亲的精液吞进了腹中，看得姚轩鸡巴又是猛然一跳，射精后疲软的鸡巴又开始慢慢抬头了。

「来，该爸给你舔了。」姚轩说着将女儿抱起来，转身就丢在他们姐妹的床上，分开她纤细白嫩的双腿，就舔起女儿的阴部来。很快姚轩就来了性感，鲜红粉嫩的阴唇开始展开，露出一线缝隙，一滴滴清液开始顺着缝隙流了出来，却被父亲全部卷入口中。

「啊……好热啊……爸爸……我好难受……下面好痒……你给我扣扣……」

「哈哈……舒服吧，一会还更舒服，爸今天让你舒服个够。」说着姚轩伸出一根中指，慢慢捅进女儿淫水长流的阴道，逐渐适应后开始快速抽插，很快就抽出泡沫无数，更抽插出女儿淫声荡语充斥满屋。

「啊……好舒服……爸爸……好……好厉害……我要死了，女儿要死了……爸爸……快救救我……哦……哦……」

上次被父亲强 奸，姚梅并没有什么快感，但这次在姚轩刻意侍弄下，很快就达到了人生的第一次高潮。姚轩却并没有就此罢手，反而爬上床将女儿两只细腿抬起，然后用手握着再次膨胀的大鸡巴，顶在女儿阴道口才说道：「爸这就来救你，还有更加舒服地给你，包你受用后天天都会想。」说着开始慢满往里顶。

「啊……爸，不要啊，这么大，我受不了，疼啊！」显然意识到父亲要将那个大鸡巴插进自己的小穴内，姚梅开始感到恐惧，伸手去推父亲的身体。

「不怕，爸慢慢地插，保证你舒服，你这里水都这么多了，不会痛的。」说着不管女儿抗拒的手，腰一沉，「噗」的一声轻响，大龟头就没入女儿的嫩穴之中，随即两进一出，退三进二地慢慢往里面磨，不多时候，一根十六厘米左右的大鸡巴就没入大半，露在外面的不过两三厘米。

「啊！」姚轩的龟头刚没入女儿阴道，刺激得姚梅几乎马上再泄一次，并没有痛的感觉，只有刺激到心尖的舒爽。这种舒爽随着父亲鸡巴地慢慢深入，不断加深不断加重，顿时姚梅感觉到自己身体开始失去控制，仿佛上了云端，不停地上飘，下落，再上飘……反反复复，周而复始，一轮一轮，怎么也看不到尽头。

最后在姚轩一声大吼之下，他终于在自己亲生女儿的十 四岁嫩穴中射出了精液，而此时姚梅已经兴奋得昏睡过去。不过经验丰富的姚轩并不担心，抱起女儿转移阵地，到了帘子后面他们夫妻的床上，在夫妻两人的床上操自己的女儿，对他来说又有别样的情趣。

姚轩对着女儿丰满却又柔嫩的乳房又亲又揉，很快就把女儿弄醒转来。看着女儿醒来，姚轩无耻地对她笑笑道：「骚女儿，爸爸说舒服，没有骗你爸？」

姚梅羞涩地点点头，却没有说话。姚轩却不在意道：「来，我们再来次，这次还要舒服。」说着他转了一个身，将鸡巴对着女儿的嘴趴下，自己却伸头舔向女儿还往外流着自己精液的红舯小穴，对女儿说道：「你给爸舔鸡巴，硬起来爸再狠狠操你。」于是新的一轮父女乱伦相奸又拉开了帷幕。

当天下午，姚轩将姚梅奸淫了三次，直到姚梅高潮了数次昏睡过去，他才意犹未尽地搂着女儿睡去。从此以后，姚轩就找各种法子将女儿留在家中奸淫，而姚梅偿到了性爱的好处，也非常配合自己父亲的要求，经常同父亲在床上滚作一团。

天下没有不漏风的墙，两人的情况很快就被周惠起了疑心，留心之下，父女两在一次欢爱中被堵个正着。看着淫荡的场面，又羞又愧的周惠差点当场气晕过去。姚轩也是相当害怕，但他知道事情已经败露，于是百般讨饶，并说自己从此改邪归正，好好养家，一定疼爱她们母女云云。

周惠看着害怕又无知的女儿，悲从心起，却没有任何办法，如果说出去，整个家就此毁了不说，两个年幼的女儿将一辈子抬不起头做人。于是，在姚轩声泪具下的哀求中，答应了无数条件后，周惠终于答应饶过两人这次，却要求从此两人不得再行这苟且之事。

姚轩满口答应，并且真的开始洗心革面找了个工作，老老实实地赚钱养家，这让周惠放心不少，慢慢也就原谅了他。

可是所谓狗改不了吃屎，猫改不了吃腥，老实了不久，偿到女儿娇嫩的肉体和体会了禁忌爱恋的姚轩又怎么忍得住不动日渐丰满娇媚的女儿，而姚梅体会了性爱的美好也食髓知味，于是二人很快又滚到了一张床上。

同在一个屋檐下，周惠很快再次发现了两人的淫行，此时她已经麻木了，最关键的是两人搞在一起后，姚轩变得顾家了许多，这让周惠欣慰了许多，心里不由有种用此方法控制丈夫的想法，于是她选择了沉默。

周惠的沉默很快让两人感觉到了，于是两人的行为从秘密到半公开，再到公开，迅速发展到不避家人的地步。而此时姚兰也有所感觉，但当她知道这事时，心中没有多少反感不说，反而多了一点期待和羡慕妹妹的心思。

姚轩又岂不知道大女儿的心思，大女儿虽然没有小女儿丰满，但该大的地方够大，该小的地方也足够小，加上清纯秀雅的出众气质，把他弄得心猿意马地，于是挑逗小女儿的方法慢慢地被用在大女儿身上，最后没用多就，姚兰就被父亲弄上了床，作了自己父亲的情人。

周惠很快发现大女儿和父亲也走得过于亲密，于是追问下，才知道大女儿也被她父亲拿下了，似乎早就料到结果的周惠已经完全放弃了，一副听之任之的态度，对于姚轩也好，对于两个女儿也好，她都没心思管了。

于是很快父女三人由暗到明，最后发展到晚上公然睡在一起，而且每天晚上还在床上弄得天翻地覆，弄得周惠晚上睡都睡不着。

人就这么怪，无论什么难以接受的事，刚开始也许怎么都接受不了，但是如果见得多了，也就慢慢适应了。周惠也是这样，从放纵父女两到放纵父女三人，再由三人在床上翻天覆地不加理会，到慢慢自己也看得性起。于是又过了不久，在两个女儿亲手服侍下，一家四口终于睡到了一张床上，日日颠倒阴阳，夜夜淫声浪语，竟然也过得其乐容容，好一个合家欢乐。

可惜的是，这样的日子并没有过多久，很快，高利贷就找上了他们家门，并且强行带走了姚轩，限他们一个月内拿钱赎人。刚刚恢复几分生气的家顿时再次陷入困境，周惠只是个做小工的，工资也就勉强渡日而已，哪里有能力找二十几万，而且这几年丈夫赌博借的钱不在少数，亲戚都得罪遍了，很多亲戚宁愿不要他们的帐，也不愿意再和他们拉扯上关系，所以自然没有办法借钱赎人。

没过多久，高利贷再次上门，竟说她丈夫逃跑了，要夫债妻还，父债子还，如果不还，就拉母女三人去卖淫。周惠母女三人虽然同姚轩乱伦相奸，早不知了廉耻，但总是自家人的事，外人不知，但要是真被拉去卖淫，那种露脸的事她还做不出来，况且这里面还关系到两个女儿未来的问题，所以她自然不会同意。

于是双方拉扯起来，最后报了警才吓退高利贷。但高利贷走前却放下狠话，如果不还，一家都得死。周惠知道高利贷都是些真正的黑恶份子，说得出就做得到，心中万般害怕，却没有任何办法。

【完】